百姓影像（二题）

聂鑫森

快递春风

年过古稀的章候春和老伴儿童欣欣，越来越觉得快递哥可亲可敬了，用手机在网上购置他们需要的各种物件：电器、衣服、药品、水果、蔬菜……说来就来了，而且会送到家门口！

这个城郊的社区，叫春风美苑。山丘旁，池塘边，分散矗立着十几栋高层住宅楼，楼与楼之间有花圃、运动场、小亭、幽径，风景入眼入心。章家住在第5栋3单元的12层，3室2厅1厨1卫，够宽敞的了。可惜他们无儿无女，寂寞和冷清充塞着多余的空间。他们退休前，一个是中医院的坐堂医生，终日为患者望、闻、问、切，乐此不疲；一个是幼儿园的老师，耳边流淌着童言童歌的清亮小河，开开心心不知不觉就下班了。待到他们退休回家，身体都还不错，一起去旅游，探山访水，一起去参观本地的各种展览，一起去社区外商店、农贸市场购物，也是快快活活的。他们是同龄人，一过七十岁，渐渐感到腰腿乏力，真正地有了一种疲劳感，虽有电梯代步，也懒得下楼了。幸好他们会用手机购物，不用下楼出社区去亲自采买。除日常用品外，章候春还喜欢买一些中成药，以备自用和赠送上门问诊的邻居；童欣欣则喜欢选购一些少儿读物，看了又念，好像身边还有一群天真的孩子。

隔三差五有快递哥上门送货。先接电话，再听到敲门声，赶忙开门收货、致谢。

“辛苦了，快递哥。进门喝杯茶，歇口气。”

“祝二老康乐。不打扰啦，我还得去送货，再见！”

他们要等快递哥转身走向电梯口，才轻轻地关上门。

章候春对老伴儿说：“送快递是个重体力活，快递哥不能及时用餐，脸色总带点青白色，那是饿的；嘴唇干燥起了皱皮，那是口渴引起的。我想请他们进屋稍作招待，他们又腾不出时间。”

童欣欣说：“可以在门外墙边挂两个小竹篮。一个篮子里，放上小瓶装矿泉水和小包装饼干，让他们解渴和充饥，又简便又省时；另一个竹篮里，放上洗干净并消过毒的毛巾，落雨天他们可用来揩脸和掸去雨衣上的雨水。”

“夫人好主意，佩服！”

这个冬天的上午，下着密密疏疏的冻雨，飘着毛茸茸的雪花。大寒刚过，离春节不过十几天光景了。章家过节所需的东西，都在网上订购并由快递哥陆续送来。来得最多的是一个叫宋瑞生的小伙子，正当而立之年，一张娃娃脸总是浮着笑，挺招人喜欢的。

昨夜，章候春拉着童欣欣进了书房，他们共同拟了一副门联和门上方的横额。题旨当然是送旧迎新，但要表达出对快递哥的谢意和敬意。拟好稿子，童欣欣用上等徽墨磨出一砚浓浓的墨汁，墨香里散发出麝香味，很好闻。章候春提起毛笔，用魏碑体写起来，一边写，一边说：“我得用心用意写，以不辜负夫人的手腕之劳。”

上联是：楼高笑对寒吹雪；下联是：人老频知暖入心。横额为：快递春风。

童欣欣说：“纸很红，字很苍劲，内容也有新意，虚实相生，言此而及彼。”

“对！”

今日早饭后，老两口就兴冲冲地把门联、横额贴好了。然后，他们回到开着空调的客厅，隔着乌黑发亮的方形茶几，分坐在铺着软红绒垫的圈椅上，喝着新沏的红茶。墙上的机械大挂钟，滴答滴答地走得很寂寞。

十一点钟的时候，章候春的手机微信“叮咚”一响，他拿起手机一看，说：“是宋瑞生发来的，咱们从吐鲁番买的白葡萄酒‘新秋白露’到了。这样的雨雪天，真苦了小宋！”

老两口赶快站到了门后去。当脚步声响到门前时，章候春不等敲门声响起，就把门打开了：“小宋，谢谢你！”

“章老、童老，我出电梯口就看见了门联、横额，谢谢你们的美言！”宋瑞生边说，边把双手抱着的一箱酒，弯下腰放到门里边，然后说：“这一箱六瓶酒，应是完好无损。”

童欣欣一眼就看见小宋背上扎着一个薄棉襁褓，里面裹着一个露出冻红脸蛋的小女孩儿，也就两岁的样子。

“小宋，这是你的孩子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背着她开车送货？”

小女孩儿忽然咳嗽起来，接着又哇哇地哭闹。

章候春说：“孩子感染风寒了。这样冷的天，怎么能带着她上班？你开车时，也把她背在背上？危险啊。”

“小货车驾驶室后是支了棚的车篷。开车时，孩子放在有被子的摇窝里，但上门送货时，我得把她背在背上，怕出意外。”

童欣欣把小宋拉进门里，说：“耽误你一点时间，先进屋里来歇口气，让孩子暖和一下。”

小宋说：“好吧……就坐一会儿，我还要去送货哩。”

走进暖烘烘的客厅里，孩子不哭闹了，明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章候春请小宋坐到长沙发上，又帮小宋卸下襁褓，再把孩子抱在怀里，说：“老童，你快给小宋泡杯热茶，拿些点心来。再给孩子调一小杯儿童用的‘小柴胡冲剂’，止止咳，祛一祛风寒。”

“好的！”

小宋的眼里涌出了泪水。他喝了几口热茶，吃了几片饼干后，说孩子的妈妈叫田秀，一年前和他一起从湘西来到这湘江边的城市打工。他跑快递，妻子在一家纸箱厂做勤杂工，厂里有托儿所，可以带着孩子去上班。早几天，老家的岳父上山砍柴，因冰路滑溜，不慎摔伤了腿。岳母在几年前就病逝了。路远，家务事、田里事多，妻子不得不留下孩子，回去照料父亲。年前快递最忙，他也想多赚几个钱，只好带着孩子上班。

童欣欣一边给孩子喂药，一边听小宋说话，眼圈都红了。

章候春说：“小宋呀，你们真不容易。我冒昧问一声，假如你信得过我们，我是中医，阿姨是幼师，你就把孩子放在我家。如果你不嫌弃，下班后也来我家吃晚饭，晚上就在这里睡。我们两个老人，无儿无女，有你们做伴儿，我们好开心。”

小宋忽然哭起来，哽咽地说：“太麻烦你们了，谢谢……谢谢。快递从早到晚地忙，孩子已经很麻烦你们了，我就不来烦扰了。大年三十前，我得带孩子坐动车回老家去，孩子的爷爷、奶奶、外公，还有田秀，也想我们回去过团圆年。”

老两口说：“行！”

……

元宵节过后的一天，章家收到寄自湘西一个偏远乡镇的快递件，内有两只内装山芦花外包蜡染布的枕头，还有两根樟木拐杖，杖头一雕龙、一雕凤。里面还有一封信，是小宋夫妇联名写的。信中说，他们先代女儿谢谢精心照顾她的爷爷奶奶，又说他们现在干起了电商，既可照顾两家的老人，又能为乡亲们致富尽一点绵薄之力，还说山芦花、蜡染布做的枕头透气、舒适，可让他们高枕无忧。拐杖是田秀的爸爸雕制的，一龙一凤，正是龙凤呈祥！

章候春说：“又是一阵‘快递春风’！老童，刚才送快递的小伙子姓甚名谁？”

童欣欣说：“我问了，他叫鲍春知。”

“哦。报——春——知，好名字！”

登堂入室

年过花甲的大西北漠州市书画院专职画家须谨一路车马劳顿，来到湖南的潭州市，为的是考察一个人：朋比。

南方。初夏。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。天天都是雨，须谨撑着新买的油纸伞，轮番着去拜访朋比的领导和同事。他总觉得身上的衣服潮乎乎的，可以拧出水来，肌肤如干渴的土地，拼命地吮吸着水汽，似乎还发出了“嘶嘶”的响声。眼下的漠州呢，“千里黄云白日曛”，干燥的风可以摩擦出火星子。

一个月前，漠州市文化局下属的书画院，在网上发出告示，为振兴本地的书画创作，要在省内外招聘一名四十五岁以下的院长，条件是素质好、人品佳，行政能力强、业务水平高。各地应聘者的个人资料纷至沓来，经过审核、筛选，入围者五人，朋比位列其中。

须谨个子高大，脸膛黑红，说话声音沉雄有力。他的画名也很大，画大西北的山水，雄浑、粗犷而见灵性。文化局领导之所以让他来出这趟差，一是他将办退休证了，正好到齐白石故乡看一看，权当旅游；二是考察书画院院长人选，他毕竟在这个领域厮守多年，有熟人，也有经验。来之前须谨没有和潭州市的有关部门打招呼，一个人静悄悄地来，静悄悄地走访。没想到，朋比口碑还真不错，都说这是个人才，虽然眼下只是潭州书画院无任何职务的布衣画家。领导夸朋比：做事任劳任怨，听话，不怕受委屈。同行赞朋比：为人低调，善于联络感情，尤其是对青年画家倾情提携；其山水、花鸟画，大、重、拙，别有面貌。

须谨想，另外四个人选也派人考察去了，他们应该不会比朋比强多少。

夜里十点，须谨给还没碰面的朋比打了个电话，说明自己的身份后，希望转天上午能到朋家拜访。

朋比很平静地说：“须先生一到敝地，我就知道了，但我没去惊动你，得保证你的考察不受任何干扰。”

“哦。你恪守做人做事的规矩，让老夫佩服。”

“须先生，你考察完了，可以轻松一下了。我马上过来，请你去吃个夜宵、喝几杯小酒，如何？”

“朋比小友，正下雨哩。我累了，想在潇潇雨声中入睡。反正明日我们要见面的，麻烦你早饭后来接我一下，因我不知尊府在何处。”

“好、好、好！”

转天上午九时整，朋比开了台宝马车，把须谨接到了自家。

这个社区花树葱茏，散落着一栋栋的连体别墅。每栋都是三层，两家共用一栋，但各有各的门户进出。

朋比说：“老婆上班，女儿上学，都走了。很多时候，我如同塞林格一本小说的题目：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”

须谨笑了，随意地问道：“假如你去了漠州，能舍得这个家吗？”

“怎么舍不得？我愿为建设大西北尽绵薄之力，她们都很支持。我欣赏须先生的山水画，已师法多年了，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学习这种画风，形成一个画派，让海内外的人刮目相看，多好。我很需要一个让我腾飞的平台。”

他们坐在一楼的客厅里，喝茶、抽烟，信马由缰地闲聊。

须谨虽是初到潭州，但对此地的书画界素来关注，或听友人评说，或查看有关资料，老、中、青三代中的头角峥嵘者，他烂熟于心。已故齐白石的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书法、篆刻、诗文，统称为“齐派艺术”，在此地传承有序，各个行当皆有领先人物。老的不说，与朋比年纪、名声不相上下的，就有和谦、乐仁等；属于“80后”的，也有的来势喜人，如吴由。

须谨呷了口茶，缓缓地说：“能麻烦你领我看看各处墙上挂的字画吗？这应该不亚于一个美展，可让我一饱眼福。”

“巴不得你法眼一观，我正好乞教哩。先从这客厅看起，行吗？”

“客随主便。”

这一看就看了两个小时。

须谨看字看画，不但用眼，而且用心。记性又好，看完如同摄像一遍，题材、意境、技法、款识，全嵌在脑子里了。

他们回到客厅落座后，须谨久久不说话。

朋比心想：须先生还在陶然回味，一时缓不过神来哩。

须谨不是在回味，而是在沉思。

客厅里挂着一幅齐白石的山水画《借山吟馆图》，是荣宝斋出品的水印木刻画，几与真迹无异，这说明朋比心中的标杆只有这位丹青巨匠。本地老一辈书画家的作品，墙上没有一幅。更奇怪的是，中年书画家和谦、乐仁的作品，也没有一幅悬之于壁。须谨清楚记得走访和谦、乐仁时，两位都说到彼此之间常有馈赠，他们就把朋比的作品装裱后，挂在醒目的地方，以便时时揣摩其妙处。无论从情感上和艺术追求上，朋比都应该在墙上悬挂好友的作品。不挂说明什么呢？或是不屑于挂的轻慢，或是不愿意挂的妒忌，或是二者兼而有之。属于朋比下一辈的吴由，倒有一幅小写意人物画，画的是朋比一手持酒杯，一手持笔挥毫的情状，题款是：“为我的恩师朋比造像。”

其余的作品，大幅小品，或字或画，都出自朋比笔下。三层楼的房间和走廊，有多少面积的墙面？朋比就舍不得腾让几尺，挂上老师辈、朋友辈的画？只能说明其胸窄、量小。

须谨点着一支烟，说：“朋比小友，除齐白石和吴由的两幅外，你的作品一共挂了四十八幅。”

“对。请须先生多多赐教。”

“你画上的题款，狞厉而不肯让人啊。画青蛙你题‘春来我不先开口，哪个蚊虫敢作声’；画秋霜红叶你题‘未受春风一点恩’；还有那幅名叫《我家屋后山》的山水条幅，你题‘欲唤齐翁扶杖看，自家笔写自家山’……”

“我心里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但你在人前却能坚忍，所以大家都说你的好话。”

“谢谢你的直言直语，我知道你最后的考察结果了。但萍水相逢，也是一种缘分，我们一起去饭店吃个中饭吧。”

“好。但必须是AA制。分手后，彼此再无牵挂。”

“遵命。”

本版题图：张宇尘

天青色等烟雨

红孩

忽然觉得“天青色等烟雨”这句诗很有禅机，便铺开宣纸，想写上另一句周杰伦在歌曲《青花瓷》中所唱的“而我在等你”。但当笔快要着墨时，我又顿住了。心想，这真的是我当下的心情吗？很显然，不是，真的不是，我的真实想法只是前半句“天青色等烟雨”。

对于天空的颜色，我们通常使用蓝色、瓦蓝、蔚蓝来描写，如果看不到蓝色，或者无法形容蓝色的极致，就只好用碧空如洗来一笔带过。我天生色弱，对颜色没有清晰的辨别，常将红、褐、绿、灰等颜色搞混，好在能分辨出红绿灯，也能看清路边的男女，不然不知要闹出多少笑话。

宋徽宗终究是丹青高手，连做梦都与诗画有关。我以为，他梦中出现的诗句“雨过天晴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”，确实是神来之笔，而且也非常可信。前些年，有位著名作家梦中得了一首律诗，很是得意，不料发出去，却被人提示乃是一首唐诗。作家言之凿凿，那诗的确是梦中偶得，此前他真没看过那首唐诗。于是，有人便说作家如何狡辩虚伪不诚实等等。当时，我看到这个文坛怪事不知如何是好。但如果到了今天，再遇到这样的事，以我的创作经验，说不定我还真的要挺那个著名作家呢！我们必须承认人有幻觉，在幻觉中是有奇思妙想的。在夜梦中，我不止一次梦到某些灵感的词句，有的用来写诗，也有的用来写小说、写散文。当然，这些灵性的词句，不一定别人就没用过，即使别人用过，但作者此时要表达的内容，也和原来的情感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有些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。就说这句“雨过天晴云破处”，在有的版本中就将诗中那个“破”字改为“开”字，从表词达意上看，应该问题不大，但从文采及发声看，发去声的“破”无论如何要比“开”好得多。这不禁让人想到贾岛为“推敲”二字所费的苦心与周折。

天青色是宋徽宗所喜爱的，因其是皇帝，他便可让制瓷的人想办法去创制这种颜色。我不是汝窑人，无法知道为了完成皇帝的圣旨，那些能工巧匠是如何煞费苦心一窑又一窑地反复试验。既然诗词中出现“天青色等烟雨”，相信这等烟雨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诸葛亮的“草船借箭”“借东风”。古人真的是谦虚啊，一个“借”字，便将一部《三国演义》搞得有声有色。如此，这个“等烟雨”是否可以直接写成“借烟雨”呢？当然可以。不过，依文字书写的规矩，在一篇文章、一首诗词中，最好不重复用同样的词语，否则就显得黔之驴了。我觉得，“借”这个字的发明太好了，它把人和人的互相帮助、承诺守信的关系，表达得没有比其再准确的了。尤其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借钱借粮几乎每个家庭都经历过，哪怕是当时的权力阶层。即便如此，到了创制天青色需要烟雨的助力时，诗人还是用了耐心的“等”字。等是有禅机的，是有机缘的，是刹那可以永恒的。而借就不可以，借往往是对方肯定有，再者，这借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“还”字，民间俗语不是一直有“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”的说法吗？假如用了“借”，你将来拿什么还，你又将怎样还？而“等”就不同了，“等”是自愿的，是缘分，甚至不讲条件的。

不知道别人对宋徽宗“天青色等烟雨”有何感想，写来写去，我忽然更对下一句“这般颜色做将来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“将来”是一种预示或暗示吗？如果是，那汝窑烧制的天青色，就是今天收藏界奉若神明的颜色吗？我不懂各种瓷器的个中奥妙，也不懂天青色究竟好在哪里，我总觉得人们收藏主要的价值是物以稀为贵，然后再附加其文化历史工艺价值。毫无疑问，宋徽宗金口玉言指定的天青色汝窑瓷，其价值必然是天花板级别的。不要说是一件完整的工艺品，就是一片破碎的汝瓷，也足以让很多玩家如获至宝。有一年，我去景德镇游玩，一位景德镇瓷器研究专家邀请我到他家做客。进得院里，先是被两条德国黑背狂吠，吓得几乎魂飞魄散，接着，踩在他家用各种瓷器碎片铺就的甬道上，再看到四周院墙的墙壁上，也贴着烁烁闪光的瓷片，你不能不想到奢侈无度那样的词汇。见我有点惊讶，朋友说，都是废品，扔了可惜，就想到用于院内装饰了。我说，屋外都如此讲究，屋内肯定有镇宅的宝物。不然，你也不会养两条这么名贵的德国黑背。朋友笑而不语，大约他也承认我的猜测。

朋友家里确实有很多宝物。那些宝物，是景德镇几代瓷器大师的作品，也有的是朋友出的文化创意，他专门请有名的画家创作的。我深知，这些宝贝正如宋徽宗所言“这般颜色做将来”。我也深知，那个将来绝不仅仅是指将来的价格，更多的是指它将来的艺术价值。否则，宋徽宗何必不好好当皇帝，而一门心思做他的艺术家呢？

想到此，我随即笔蘸浓墨写下了“待烟雨，做将来”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回到了北宋末年，在汴梁某个春天的早晨，和赵佶先生一起徜徉在杨柳依依的湖边，等待烟雨的到来。

2024年3月10日 西坝河

津派风骨 津门气质

——读吕舒怀新著《长长的秘密：源德公寓疑案》

金 鑫

津味文学新作选登·评论

《长长的秘密：源德公寓疑案》是一部以抗战时期的天津为背景的历史悬疑长篇小说。历史悬疑是近年较为热门的一种文学类型，历史作为远景赋予悬疑真实感和宏观逻辑，悬疑则以寻找真相的形式调度叙事，成为故事发展的核心装置。作家吕舒怀在遵循历史悬疑一般叙事逻辑的基础上，以自己熟悉的天津为叙事空间，赋予作品新的、颇具津门气质的悬疑色彩。

小说起笔于天津旧南市，源德公寓女租客意外吊死，很自然的，私人侦探要从租住在公寓的人群中探寻真相。探案屡屡陷入僵局，但延续悬疑的不是事件的离奇和叙事的复杂，而是近代天津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城市空间。当真相揭开，读者才恍然大悟，历史事件引发的悬案，怎么可能在底层市民中找到真相。真相的揭开不仅符合故事逻辑，也符合历史逻辑，让人信服。而近代天津的城市形象，也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再次得到辨认。

小说的主要叙事空间，是1945年的天津南市，那里是三教九流、鱼龙混杂的会聚之地，既是集中了当时天津繁盛时尚的文化娱乐场，又是底层民众寄居之所，体现出近代天津的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侧影。疑案发生的源德公寓2号院，住着躲避战乱临时客居的大家千金、戏剧名伶，当然更多的是小商小贩、市井流民。私家侦探秦少明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寻找命案真相，战争阴影下天津市井平民艰难隐忍的生活得以生动展现：开小人书铺的、摆茶摊的、卖煎饼馃子的、打零工的……这些人在乱世讨生活，起早贪黑、节衣缩食，遇事自然要有自己的小算计。小说中人物的一些不太体面的做法，在生存的大命题下用津腔津韵讲出来，少了几分钻营算计，多了些许苦中作乐的意味。小说开篇是七婶的一段吆喝：“大伙儿听好喽，电匣子播得真真儿的，小日本在美国大火轮（船）上签字降服啦，抗战得胜啦！我的妈耶，可盼到今天喽！往后咱们可以大米、白面随便吃啦！上边叫家家户户全出去庆祝哇！”这正是抗战中天津平民生活状态、精神面貌的缩影。

聚焦市井民俗，通过细节写平凡人的艰辛，却不乏幽默的日常生活，是津派文学的特点。当这些特点随着探究真相呈现，在抗战的历史背景下徐徐展开，市井平民心怀仇恨苦熬生活就成为一种抗争，蕴含着强大的民间力量。偏离真相的市井生活，最终与汉奸杀知情人的真相形成了对照关系，抗战中，津门百姓的生活不仅可见可感，而且可赞可叹，可歌可泣。

悬疑小说大多会设置一个高明的中心人物，引领读者探究真相，《长长的秘密：源德公寓疑案》中的私家侦探秦少明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。与其他悬疑作品不同的是，秦少明虽然是一个真相的探究者，但并不是非常高明，潜入源德公寓租客中间查案，屡屡走入歧途，削弱了其中心人物属性。他更像一双眼睛，带领读者观察公寓中形形色色的人。随着他调查的深入，公寓租客们的身世逐一显露。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因各种变故迁居源德公寓的，有些已日久定居，有些只是暂住，不久又将迁离走人。流寓者聚集在一起有了他们的规矩：只过眼下的日子，不追问也不揭露彼此的过往。沉浸在公寓内的探案偏离了真相，却揭开了很多流寓者的身世之谜。小说第六章，更是为七位主要女性建立了身世档案。

自以刘云若为代表的津派小说问世以来，“流寓叙事”就是津派小说突出的叙事特征。人物走过场一般轮番上下场，有时甚至故事还没交代结果，人物就已经退场了。公馆寓所、市井大院成了铁打的营盘，各色人物成了流水的兵，叙事呈现出很强的流动性。作者吕舒怀在以“流寓叙事”讲悬疑故事，续接津派传统的同时，也赋予作品独特的津派小说特色。一方面，随着一个个身世之谜的解开，我们发现，原来“长长的秘密”不仅指悬疑的复杂、难以破解，还指每个出场人物的身世，每个流寓者都有一个长长的秘密，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、混乱失序被折射出来，悬疑小说也因此有了更强的历史感和承载力。另一方面，“流寓叙事”反映了天津九河下梢、无垣之城的城市特性，抗战的时代背景下，天津接纳了大量的政客商贾、百姓流民，因而也汇集了各类生活，衍生出各种故事。“流寓叙事”使虚构的事件与真实的天津城市历史之间，达成了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，在历史与悬疑之外，一种地域审美趣味随之生成。

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，紧邻政治中心，在动荡年代很容易裹挟入国家的政治风云，同时作为无垣之城，又接纳了各类人谋利益、讨生活。这成就了天津重要的政治地位，成就了天津城的繁华，而在繁华都市的角落里、阴影下，是大量底层的市井流民。这便是近代天津立体分层的城市空间。从城市空间角度看这部小说不难发现，疑案的发生、案件的调查、真相的揭开，贯通了天津城市空间的各个层面。抗战胜利作为宏大的历史事件，通过一桩悬疑命案投射到社会底层，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抗战大背景下的社会乱象，平民百姓的挣扎与抗争，汉奸败类的卑劣行径都得以展现。近代天津有着独特的城市空间，作者很好地利用了这种独特性制造悬疑、探究真相，天津史、天津城、天津人，都随着案件展现出来，为悬疑故事着上了天津地域人文色彩和津门气质。

以天津为中枢，将历史、事件、生活在一个疑案中贯通，以津派小说的笔法，讲述特殊时代背景下不同人的面貌和命运，《长长的秘密：源德公寓疑案》是一部有天津烙印的历史悬疑小说。地域，继历史之后汇入悬疑小说的创作机制，跨类型写作不断的新尝试，不仅将为读者带来更多新的审美体验，也将为传统的文学类型注入新的活力。

做选择的女人

徐功明

走出法院大门，二姐收敛着情绪，略显苍白的脸上挂着两个深陷的眼窝，藏匿着无法言说的苦楚。在想得到和怕失去之间，二姐攒了无数次的失望，才决定选择结束那段拔河式的婚姻。她既不想活在别人的期许里，也不想活在没有希望的煎熬里。

二姐对婚姻的憧憬，不过是拥有一份平淡朴实的日子。然而，在漫长的人生路上，再朴素的愿望，终究拗不过现实的无常。初见男人，他身材短粗，黢黑的脸，像是被烤透的红薯，皱皱巴巴。男人不仅其貌不扬，而且木讷寡言，家境也不好。尽管跟二姐理想中的标准相差甚远，但她不知怎的，就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这个男人。

男人自恃有一双粗大的手，像蟹钳一样力大无穷。第一次上门相亲，他看水缸空了，二话不说，拎起水桶就去把水缸注满。或许，正是因为这小小的举动，拨动了二姐的心弦。她“破格”相中了这个男人。面对别人的闲言碎语，二姐还自白式地辩解道：一个男人长得差点、家里穷点都没关系，只要勤劳踏实，心地善良就够了。

“意外中标”的男人喜出望外，夸下海口要雇一辆崭新的面的，把二姐体面地接回家，让她成为村上最幸福的女人。二姐信以为真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婚礼如期举行，但男人的“豪言壮语”被囊空如洗击得粉碎，因筹不到租车的费用，转而从邻居那里借了一辆拖拉机。在大红“囍”字装扮下，拖拉机摇摇晃晃颠荡在乡间的泥泞路上，吐着滚滚的黑烟。二姐噘着嘴，那点小情绪还没来得及释放，就被男人花言巧语抱上了拖拉机的车斗。冥冥之中，就像是命运的安排，她婚后的日子就犹如行驶中晃荡的车斗。

人生就是由不停的选择构成的，不同阶段的选择换来不同的结果。无论哪一种选择，都连接成了人生再难割舍的片段。二姐在一个关键的节点，选择了这个男人，他就成了她的全部。男人在盐场干着零工，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起家庭基本的运转。为了增加收入，男人动员二姐和他一起去推盐，带着对生活的向往，带着对爱情的依偎，二姐不假思索地收拾行囊，和男人一起打拼在盐田的池埂上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男人或许是厌倦了二姐被烈日烤焦的脸，或许是厌倦了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。他下班后常邀约三五工友来宿舍喝酒划拳，吵吵闹闹，喝得烂醉如泥，留下一片狼藉。看着瘫成一团的男人，二姐既难过又无奈。男人在劣质酒精持续焚烧下，渐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对二姐的态度越发冷漠，常常为一些稀松平常的琐事对她横加指责。逆来顺受的二姐处处忍让、迁就，换来的却多是男人变本加厉的拳脚相向。

二姐孤立无助，踉踉跄跄走过至冷至暗的隧道，终于跌跌撞撞挣脱了迂回曲折的绝望。对于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来说，所有的阵痛只能通过改变自己来完成。她倏然明白，独立才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底牌。这世上，最难能可贵的恰恰是通向自己的道路！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七三期